

记 性

■林乐伦

我小时候,母亲经常说我的记性被狗叼走了,我信以为真。那时,母亲叫我去打酱油,我却买回了一包饼干,到学校读书,却忘记带书包。记得初一时,全校文艺晚会,我有一个独唱节目《我是公社放牛娃》,唱着唱着,就串到了《红星照我去战斗》,一会放牛,一会放排,害得手风琴伴奏老师无所适从,满键找调。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因为记性差,我还出了不少洋相。母亲娘家在浅塘村,李氏在本地是大家族,从老外婆数到七外婆,还有满外婆,而从大舅娘数到细舅娘,又是一大串。母亲带我回娘家,我不是将七外婆喊成满外婆,就是将大舅娘喊成二舅娘,有时甚至将满外婆喊成细舅娘。将辈分搞乱,在农村这可不是一般的错误,弄得母亲一脸尴尬,她连忙解释:都怪我,怀他时不晓得怀上了,一直在吃头痛药,生下来有缺陷就阿弥陀佛了。那些外婆舅娘们时常私下嘀咕:果哩徕伢长是长的好,只可惜脑壳有点……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考数学时俯在考卷上睡着了,监考老师将我叫醒,我还装作一副思考问题的样子。这情景,不知谁告知了父母,父亲一脸无奈,母亲却毫无愧色;我崽从小就这样,一想问题就睡觉,这叫沉思,一般人还做不到咧!母亲曾经吃了不少苦,但她乐观幽默的性格支撑全家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开车到供销大厦购物,记得是电饭锅之类的电器,买完后直接打的士回家。星期一上班,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车,后来妻子提醒,到城北交警支队交了两百元罚款才找回了车。

十年前,具体是哪个月已记不清了,但23日这个日子却无法忘记,上海举办“曾熙书画展暨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我却囑妻子买了两张13日的火车票,并通知在南京的儿子届时上海集合,到了宾馆才发现提前了整整十天!好在还有一个任务,妻子编了一本《明清民窑青花图鉴》,想请著名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把关,但并没有事先预约,这次观展顺便碰碰运气。电话联系,张浦生先生刚刚从澳洲回来,而且过几天要到扬州陶瓷培训班讲课。这个空档,正好被我们撞上了。张浦生先生及妻子热情接待了我们,对书稿提了很多意见,并建议我画一些青花婴戏图,作为插图丰富书稿。因为这次拜访,让我对民窑青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画了不少青花小品。这次阴差阳错的拜访,也是我与张浦生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记性不好, 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和损失无所谓, 但让朋友造成的误会却是难以谅解的。我有一位亲如兄弟的朋友, 50多岁得了癌症, 他60岁生日大庆, 提前一星期告知我, 但是, 他生日过了一个多月我才想起来, 想补生又确实晚了点, 只能祈祷他70岁生日再补上一份厚礼。待他70岁过了, 我没收到邀请, 不知他是否办了生日宴, 只好期待他80岁、100岁了。还有一位兄弟的儿子结婚, 他电话邀请, 说是星期六在晶珠广场, 我却星期天赴宴, 礼送了, 却发现姓氏不对, 电话询问兄弟: 你儿子不跟你姓呀? 对方一脸懵逼, 而我却尴尬无比。按地方习俗, 又不能补礼, 我心想, 若有下次, 一定要门前贴个倒计时。据说, 后来他小孩离了婚, 而我再也没有收到再婚的邀请。很多类似的事情, 朋友一般不与我计较, 但心存愧疚却是我难以忘怀的记忆。

现在, 出门了, 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在家里, 掏出手机打给老婆: 赶快找找, 出门忘记带手机了! 静默一会, 手机传来弱弱的声音: 你拿谁的手机在打电话?

据我观察, 大凡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基本共性, 那就是记性好, 而日子过得快乐的人, 也有一个基本共性——记性差, 因为, 记忆力没有烦恼和怨恨, 想不快乐都不行。

奋斗的日子最留恋

■陆 璐

2022年3月4日,我正式开启挂职征程。现在,我即将结束挂职,踏上新的征程。

我到衡南县疏市镇挂职已经两年了,挂职的时间很短暂,奋斗的日子最留恋。我其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衡南人,虽然现在户口本上写的是蒸湘区雨母山镇,但我从小说的衡南话、喝的衡南水、吃的衡南菜,都让我对衡南、对疏市镇有着自然而然的熟悉感、亲近感。

两年来,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疏市镇推进乡村振兴的奋斗历程。挂职期间,我坚持多走多看,边走边想。还记得,石牛峰上有我攀登过的足迹,水库大坝上有我巡查的身影,双季稻千亩示范片的田间小道有我踩过泥土芬芳,大小屋场里有我开过的恳谈会……一路走下去,我发现了疏市镇的美;走下去,我了解了乡镇的情;走下去,我找到了调研的题。在充分走访、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我认真撰写调研报告、心得体会,想用柔弱的笔触,把乡镇的事、乡镇的人、乡镇的美、乡镇的情,都记下来,告诉大家乡镇值得来、挂职值得来。

回首这两年,我全身心投入乡镇、全过程了解基层、全方位参与工作,让我在每一次应对自然灾害、面对复杂局面、处置突发事件中锻炼自己。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战场,还是抗洪抗旱森林防火的第一线;无论是准备省级惠农补贴专项抽查,还是牵头负责市县两级专项巡察;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锻炼的机会。

这段宝贵的经历、奋斗的日子,让我从“稚嫩”变得更趋“成熟”,我觉得“不虚此行”。

父亲与酒

■郑海青

我小时候,因父亲在外地的部队服役,每年只能见到他一两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喝酒的样子:略带浑浊的米酒倒入土瓷碗中,父亲大大咧咧地坐在板凳上,一手按在大腿上,一手端起酒碗,一仰脖,咕咚咕咚大口吞下,喝罢,从喉咙里长吐一口气,看似回味无穷,韵味悠长。

大约是对这一幕印象颇深,潜移默化间,三四岁的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喝起了“酒”。当然这酒不是真的酒,而是白开水。每当外婆做了好吃的菜,我就要用土瓷碗倒上一碗水,学着父亲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喝“酒”吃菜,或小口抿,或大口吞,也必“啊”地一声,长吐一口气,怡然自得。

有一次,父亲回家探亲。外婆照例炒了几个“硬菜”,给父亲倒了一碗米酒。我嚷嚷着要陪父亲喝酒。外婆赶紧给我倒了一碗“凉白开”。这次我却不干了,父亲喝什么,我也要喝什么! 二是要外婆倒米酒给我。外婆自然不允,我大闹撒泼。

这时,老爸突然把眼睛一瞪,把酒碗重重往桌上一掼,霍然站起,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拎着我的衣领提了起来,几个大步走到门口,把我往地上一扔。我吓傻了,忘了哭,从此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半句“喝酒”。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转业后回到地方工作。从此家里多了两个玻璃酒缸。乡下的大伯会酿酒,经常用“酒鼓子”装着新酿好的米酒送到父亲家里。父亲把米酒倒入酒缸,将黄芪、党参、枸杞、金樱子等中草药浸入酒中,再放一些冰糖,待酒体呈琥珀色即可饮用。

大伯也是好酒之人,但身体一直不太好。父亲与大伯喝酒时,只准大伯喝二两。每每大伯喝得两腮微红,兴头刚起,老爸便粗声喝止,收走酒杯,不再让喝。如果换做其他人这么做,大伯肯定发飙了,但他唯独怕了我父亲,只能意兴阑珊,低头扒饭。

父亲三岁的时候,奶奶便去世了。大伯与父亲相依为命,经常有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日子过得很苦。大伯老实本分,常受人欺负。父亲争强好胜,常替大伯出头干仗。兄弟俩长大后一起报名参军,父亲入伍,大伯落选,从此两兄弟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父亲对各种瓶装白酒不太感冒,却独独钟情于家乡的米酒。我们家乡的米酒是用纯粮食土法酿造,酒精度不高,酒体略有些浑浊,喝一口,米香浓郁,温和怡人。如果泡上一些药材,就成了舒筋活血滋补益气的药酒。这酒虽然好入口,但后劲大,贪杯之人一旦大口灌酒,不知节制,等到发觉不对劲时,已经头晕目眩,见风就倒。因此,对米酒必须保持敬畏,要细品慢酌,方能喝好不喝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下里巴人”的米酒往往难登大雅之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包装精美的高档白酒。一瓶酒动辄几千元,普通家庭只能望而却步,而且很多人喝酒只看牌子,不看质量,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完全背离了“酒是用来喝的”这一初衷。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父亲的酒缸里永远装着家乡的米酒。每天中午,母亲炒几个好菜,炸一盘花生米,父亲倒上二两酒,小酌怡情。到了周末,我也会倒上一杯,父子对饮。当然,父亲也像当年管大伯那样,只准我喝二两。

父亲对我的“禁酒令”虽然已经解除,但“限酒令”仍然长期有效。酒能助兴,亦能败兴,一定要有节制、有分寸。岂不闻,君子爱酒、饮之有度?

群英精神鼓舞着我

■黄歆怡

我随外公易龙云曾去祭拜过唐群英老先生,那时,老先生的陵墓没有修好。据说,在四里多的都富组三眼塘那座高山上,不通汽车,只有一条不到两尺宽的盘山小道到达三眼塘,上山已没有路。荆棘丛生,没法前去祭拜。我们一起去了五人,天色已晚,不便前去,只好参观一下唐群英书屋,看看唐群英诗词碑林和唐群英事迹展览,在群英铜像前静默立誓后,就开车返回衡阳市了。

外公易龙云是在三年前去过墓地的。他和唐存正老先生一样,提出重修唐群英墓的建议,正好各级部门以及居民群众都有重修唐群英墓陵的打算,遂于2022年冬至2023年春,省文物管理局正式启动唐群英墓的重修工程。

前年秋月,唐群英墓开始修建工作,沿路修筑“之”字路分三级直达山腰平台,平台由亲属、社会贤达人士和当地居民捐资,修建怀英亭供祭拜者和参观人士歇息。下至山脚,然后修筑长约五百米、宽约两点五米的单车车道,与新桥镇塘湾村公路相接。

唐存正老先生时年九十岁,还经常从衡阳市石鼓区太平小区坐汽车到衡山新桥三吉堂唐群英墓陵施工工地,与施工员商量,有时还和工人一起劳作,工人们看到都非常感动。有唐老先生鼓劲,工人们的热情更高,开掘山路的劲头更足了,即使某天下起毛毛细雨,大家也不肯歇息。他们说,一定要把山路修扎实,让前来祭扫的人们有条可以放心的车道可走,让唐群英老人陵墓熠熠生辉。

终于,在去年2月28日,唐群英墓陵圆满竣工,唐群英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去年5月间,唐存正老先生在做完唐群英研究院的有关事务以后,染上新冠,驾鹤西去。

今年是龙年,我作为唐群英的后裔,一定要如我的外公一样,继承先辈的遗志。



野 草

■杨 震

野草,你是春天最绿的色彩
一路铺开在大地上

在你的尖角上,风吹出来的声音
叫醒孤独的平原

在你的根系之下,大地的拥抱
温暖着一种坚强

那一株一株,那一片一片的野草
是最繁华的物种

它们立着,或躺下
都是替春天活着

回雁峰上最早的春天

■莫 汲

淡淡的香,从枝上传来
不是蝴蝶兰与腊梅,不是喷泉草
与雪柳,不是松柏与火棘

是雁峰寺的屋顶上
一株小小油菜花。瘦瘦的,金黄的
风一吹,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

刚刚从一场大雪里,劫后余生
在那么高的地方,像太阳,又像星星

像来自遥远的天空。又像来自我们
空空荡荡的内心

制图:何芬